

J223/6:4



油画选刊 4

潘世勋
赵以雄
朱维民
画选

种瓜者得瓜

韦启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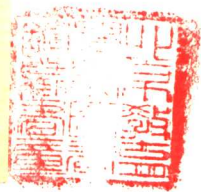
潘世勋同志曾三次到西藏，不但经历了高原生活、交通的种种困难，还遇到过野兽袭击、泥石流、山洪、冰雹以及血压失常，可谓历尽惊险。但相信生活是艺术第一义的他却始终不改其乐，把这些事件当作给生活增添的几笔耀斑般的色彩。他访问过边防哨所，他深入到偏僻山村牧场；他跟藏民一样住在牛毛帐篷里的潮湿土地上，酥油和生肉都能吃得津津有味。他跟藏民一块劳动，一起开会，因此，他跟藏族人民有感情上的交流，对藏族人民的生活有深刻的感受，这些都凝聚为形象活在他的速写、记忆画和草图里。所以他总是有感待发，思如泉涌。这种深入生活熟悉生活，进行创作的路子早在五十年代初他还是解放军里一个小宣传兵时即已形成，随着多年艺术实践的验证，更成为他的信念。

潘世勋同志今年四十八岁，最有力量开拓自己的艺术道路的年华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他没有时间把在学院里学得的基本功和专业知识锤炼得更扎实，使自己初具风貌的油画技巧更臻完善，然而他不因缺乏这可锤炼的功夫就趑趄不前。在谈到个人风格时，他引用一位老师的话：“应使自己的缺点变成特点。”略加审视，就会发现任何画家的成功都有其偏颇之处。艺术上求全求稳的人往往最缺乏走自己道路的见识和胆略。潘世勋在创作中撇开在基本功上争短长，而发挥自己的创作经验丰富、博识多能、下笔如紧鼓急雨、似有神助的优势。他追求造型生动，而不斤斤于塑造的周密无误。他追求色彩的朴实可信和整体效果，而不计较局部处理的精微。他力求人物动作自然，能不失生活真实，而不过多地在结构形体上用力。他在书法上有修养，因之在油画中讲求笔墨点染，而限于表现各个事物的质感。他有信心，因为他有艺术家应有的自知之明。他不断前进，因为他有艺术家应有的对明确目标的固执的追求。

欣赏潘世勋的作品，会感到在生活真实的肌肤下总有一股诗意的潜流，这诗意渗透到形象中，象草原的地下水滋润着郁郁葱葱的牧草。他的有些作品具有宋诗般的质朴清新，真切感人，这不能不归功于他的中国文学的修养。他总是使诗意蕴含在形象中，而不是由自己咏唱倾吐。我觉得他的少数可属抒情的作品不如他那直率地描写生活的作品成功。他的气质终究是一个画家，而很难说是一个诗人。

这种特点也可以从他近年的作品与六十年代的作品的比较中看出来。假如说他的六十年代的作品有些依赖文学的诠释的话，则近年的作品则更多的诉诸形象本身的直接感染力。在艺术语言的使用上，他保持原有的风格，但显然努力开拓其表现力的广度和深度，为的是从更多的角度表现当前在转变中的西藏人民的生活。他反对猎奇，不屑于制造廉价的美，看来也不曾想到搞“自我表现”。他三去西藏，是要沿着深入生活的道路追求自己的艺术目标，是围着表现生活的轴来锤炼艺术技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谚语常被潘世勋用来比喻艺术的耕种和收获。勤于耕耘的人总是眷恋自己热爱的土地。听说他还将准备行装，四去他心之所系的西藏呢！

潘世勇



雅江藏女

2000-272558



0000050808



莎迦喜讯



拉萨物资交流会

金珠牧民定居



越过莽错湖草原





草地上的午餐

暮
归



二
月
莎
迦





开犁



理塘牧女



捻毛线



翻身农奴的婚礼



高原盛会

在生活中探求艺术真谛

刘玉山

赵以雄真是个有志气的人：他有家，但不顾；他有福，但不享；他有生财之路，但不走，却变卖了家当，充作自己最低限度的盘缠和生活费，四次往返于丝绸古路的南北两线上，去饱尝那烈日严寒、飞沙走石、风餐露宿之苦，甚至，险些把一条性命也搭上。他图的到底是什么呢？是的，他是为了艺术，用他的话说：“我喜欢沙漠中的古文明，而鄙薄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沙漠。”

赵以雄一九六〇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曾在北京美术创作室工作过一段时间，以后，便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迫辍笔到工厂和牛头刨床打交道。“四人帮”倒台后，才重返文化队伍。虽然具体工作单位尚未落定，但他那被压抑了多年的艺术激情，却如火山岩浆般地从心底里喷发出来。他毫不迟疑地肩起行囊画具，踏上了为祖国山河写真的征途。

第一次到南北疆，眼花缭乱，虽然画了不少，但内容、情调却没抓准。第二次去，不但跑遍了南北疆，并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转了一圈儿。这次画得虽不多，但对丝绸古路却有了一个较完整的印象。第三次又去。别人告诉他：“南疆画人，北疆画景。”作为风景画家的他，却偏到南疆画风景。那里有一种飘埃——土雾，笼罩着大自然。巍峨的昆仑山虽然就近在眼前，却一点也看不见。要用透明清澈的油画色泽描绘出这种“土味儿”，要在这“土里土气”的对象中辨别出微妙的色彩关系来，尽管是一桩难事，他还是知难而上了。虽然，他也曾担心这样“土味儿”的画会不会得到人们的承认，结果却大出他所料：当地的人们赞赏说：“在我们新疆画家，还没发现有哪一位抓得这么多，抓得这么深的！”第四次去，他已经有了一个较成熟的想法：有重点地收集一些资料，以便将来能够创作出一幅史诗性的环形壁画来。因此，我们看他这次画出来的画，内容更集中，情调更明确。

赵以雄四去丝绸之路，收获丰实：画了近千张油画写生，一千余幅速写，写下了百余万字的笔记。从题材上看，这些画涉及的面较宽：既有描写边疆各民族现实生活的，也有描写边疆自然风景的；既有把以上两者揉合在一起的风情画，也有描写边疆建设的风光画。但是，更多的还是那些描写历史遗迹的风景画，如《丝路雄关》、《鸣沙山》、《香妃墓》等……。

这些画具有一种朴实感、坚实感和厚实感，看起来不媚俗，不做作，感到很亲切。这种风格的形成固然和他的思想、气质、修养有关，与他所描绘的对象所具有的那种雄浑、古朴的底蕴有关，但也与他在形式上刻意追求民族化有关。譬如，在构图上，他多采用方形。方形构图是个很严谨、丰满的空间，能够造成一种稳定、厚重的效果，这的确比较适合他所描写的内容。他还注意在构图上造成对比，如《鸣沙山》一画：占据画面主要位置的，是大片的、以四十五度角倾斜下来的流沙山，造成一种动势。而石窟群、绿洲和党河则被置于一隅，造成一种静感。这一动一静的对比，较好地表现了我们的祖先是用了怎样的回天之力，在这肆虐空旷的大漠中，创建如此辉煌的中华文明。再譬如在色彩上，画家为了描摹出那种特定的历史气氛，使画面“压得住”，时常大量地使用黑与普蓝。在用笔上，他喜欢写意式的挥扫，以给人一种豪放、雄健的印象。初看他的画，似觉粗拙，但静观起来，却有“大巧若拙，归朴返真”的匠心。

赵以雄在艺术实践中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他的许多画还带有很大程度的素材性。正象蜜蜂辛辛苦苦采集花粉，是为了酿出晶莹的蜜糖，盐工辛辛苦苦引来海水，为的是把它晒成雪白的盐花一样，画家收集素材的目的，不正是为着进行创作吗？我们期待着，他在未来的创作中获得更大的成果。

赵以雄作品





吐虎鲁·帖木耳祠



于田巴扎（集市）



突厥石人

